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用歌曲代代传唱英雄

——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

李丹丹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要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总是格外想念父亲。难忘10年前，北京首都体育馆，《歌唱二小放牛郎》早期演唱者之一、93岁的女高音歌唱家孟予缓步走上舞台、动情演绎的场景。《歌唱二小放牛郎》被一代代人传唱，一首童谣背后，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英勇献身的壮烈。

1941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异常残酷。我的父亲李劫夫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被分到各县，和群众一起开展游击运动，谁也不知道能否再见。那时，父亲背着铺盖卷和各种制作乐器的工具，跟着部队行进，各处采风。肚子饿了，他就喝凉水，咽下硬得快啃不动的饽饽；棉袄破了，便用根绳子系上接着穿。

白天，他和战友们行军；晚上，他为群众演出。群众怎么唱，他们的琴就怎么配合。父亲会记下演唱的内容，遇到好听的歌，便配上关于抗战的新词，唱给群众听。

反“扫荡”结束后，父亲回到原来的驻地——河北省平山与灵寿两县交界处的两界峰村。他与战友们生死与共，见证了太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广袤的土地和英勇的人民，给了他创作灵感。

一天，父亲与诗人方冰坐在房东家已被烧破的台阶上，聊起见闻，感慨不已。父亲提议，“我们写点叙事歌曲不好吗？歌颂那些在敌人面前不屈的英雄们，使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教育后来的人！”

话音刚落，方冰提笔就写！他将自己听到、看到、使他不止一次流过泪的抗敌事迹，集中在他熟悉的那些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放牛、拦羊、同敌人机智搏斗的孩子

身上，按叙事诗的格式写。不一会儿，就写出了《歌唱二小放牛郎》等两首歌词。

“好！抒情又悲壮！我马上谱曲。”父亲接过歌词，盘着腿，边用手打节奏，边哼着、记着，很快把曲子谱好了。抗战时期，物资匮乏，哪儿有钢笔墨水？他们找来医院的红药水，再用高粱杆插上笔尖，写出的歌词、歌谱都是红色的。

父亲先将曲子唱给方冰听，方冰觉得流畅优美，有感情。父亲又将曲子唱给西北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和音乐组的人，征求意见，还到战士和老乡中教唱，听他们的反馈。

印发歌片，口口相传，《歌唱二小放牛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中传开了。1942年元旦，《晋察冀日报》副刊刊登了这首歌曲。作品一经发表，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传唱开来。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个唱这首歌的是顾品祥。顾品祥的演唱，是父亲一句句教出来的。父亲一直强调，要根据歌词的内容来确定演唱的轻重、强弱、快慢；唱“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敌人就快要走到山口”时，要唱得稍快些，表现紧张的情绪；唱到“他的脸上含着微笑”时，要唱得轻些、更亲切些；唱到“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时，要强劲有力，表现出对英雄的赞美和对侵略者的仇恨……父亲还用农村的葫芦瓢，模拟曼陀铃，做了“瓢琴”，让她自弹自唱。

就这样，顾品祥带着这“土乐器”，走到哪儿，把“王二小”唱到哪儿，一直唱到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歌唱二小放牛郎》被编入小学教材，还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电视剧，制作成连环画、动漫。2015年8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歌唱二小放牛郎》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歌曲刊登在《晋察冀日报》上。

河北省平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时至今日，很多人仍在探究，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到底是哪里人？其实，歌中的“王二小”是抗战时期无数少年英雄的集合，是生活真实基础上的一个艺术典型。千千万万个“王二小”的觉醒和抗争，在民族危亡之际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他们牺牲时只有十几岁，那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生命，为今天的孩子们换来没有战火的生活……

在我看来，这首歌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还得益于歌的隽永——旋律典雅，而唱出的故事是通俗的，歌的气质是朴实的。歌曲讲的是小英雄牺牲的故事，但并不是在用“刺刀”唱，而是在用真情唱、用人性的美唱。

父亲和方冰的创作从未离开生活、离开人民。人民是艺术的最后鉴定人。方冰的《战斗的乡村》《柴堡》，描写的都是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在一部诗集后记中写道，“我写的都是大白话，是当年写在墙头、印在彩纸上的，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提炼的‘诗句’”，这样“才能被广大人民百姓所理解”。

而我的父亲，一来到生活中，他就特高兴！记得我曾和父亲一起下部队演出，赶上午饭时间，刚吃几口，父亲得知部队已集合，便立即走出食堂。我们与部队集合地之间，是一截悬崖般的陡坡，部队领导让我们坐车绕山路上坡。父亲却说：“咱们从这儿下去！”天哪！那长满仙人掌的陡坡，让我迟疑。我刚走到半山腰，父亲那笨拙的

折子戏专场点亮「戏码头」

王娟

7月的武汉，暑气渐浓，长江水波裹着热浪拍打着堤岸，而戏曲的热度更热。第四届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近日，会演在湖北省戏曲艺术中心（首义剧场）连续两天带来精品折子戏专场，多个剧种经典轮番亮相，为武汉这座戏曲大码头再添华彩。


两天的演出中，来自多个剧种的优秀青年演员们亮出了“绝活儿”。贵州省黔剧院带来的《搬窑》，由黔剧新秀、00后演员魏英如主演，表演充分发挥了黔剧音乐唱腔典雅抒情的特点，引人入胜；浙江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的90后演员翁翔在《双金印·水牢》中，用一连串高难度滑步和融入现代舞技巧及武术套路的戏曲程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暗潮汹涌的生死博弈；第三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获得者、上海京剧院90后演员赵宏安演绎《八大锤》中的陆文龙，少年英武、功夫了得。

最关注的眼光，落在浙江台州乱弹剧团的女演员鲍陈热身上。5月21日，她刚斩获第三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是全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民营剧团演员。在《活捉三郎》中，鲍陈热饰演閻惜娇，当唱至高潮时，她腾空而起，身姿如断线纸鸢，倏然坠落又轻若飞絮——这便是业内盛赞的“天下第一跳”。台下全场观众屏息凝神，直至她稳稳落下的刹那，掌声顷刻间如暴雨倾盆。半天才有人回过神来：“这么精彩的一跳，怎么没顾得上拍下来！”

两场精彩的折子戏吸引了2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演员们还先后走进军营、学校，在战士和孩子们心中播下戏曲的种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川剧《绝门》、京剧《三岔口》等折子戏接连上演，让年轻战士们近距离触摸到戏曲的脉搏，随着剧情为之担忧、欢笑。在武昌区白鹤街小学，湖北省荆州花鼓戏剧院带来的《梳妆描花》，以欢快热烈的节奏瞬间吸引了全场师生的目光。当演员做出高难度的“扑蝶摘花”动作时，台下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叹声；看到演员“空手摘花”的神奇表演，孩子们纷纷坐直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细节。

武汉素有“戏曲大码头”之称，自明清以来，便是南北戏曲交汇的重镇：汉江帆樯林立，商贸云集，戏班随漕运南下北上，汉剧、楚剧在此生根，京剧、越剧、豫剧、评剧等诸多剧种亦在此争鸣。当年，民众乐园的雕花戏台上，梅兰芳的水袖拂过江城夜色；长乐戏院的木椅间，周信芳的麒派唱腔激荡人心。老汉口的茶楼里，码头工人吸着酃茶，也能拍板哼一段“二黄”；巷弄深处，票友结社“打围鼓”，弦歌彻夜不歇。这座城市的戏曲基因，早已经深植于市井烟火和奔腾的江水之中。

全国戏曲（南方片）会演连续4届落户武汉，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戏码头”戏曲艺术展演等戏曲会节接连在武汉举办。年轻演员在这方舞台上成长，新一代观众在这片热土上启蒙，传统与青春共谱新章，武汉这座“戏曲大码头”的金字招牌愈发明亮。



京剧《八大锤》剧照。

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导演饶晓志。受访者供图

时隔7年，导演饶晓志再次携“无名之辈”的故事走上大银幕。这一次，他将镜头从自己的家乡“摇”向了异国他乡。在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里，荒诞不经的故事外壳与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编织得更为紧密，观众要解码故事的路径也更为隐秘，不变的却是对普通人命运的观照。

“我对‘无名之辈’有一种本能的关注。”在北京昌平区的晓剧场，饶晓志娓娓道来。这部电影是他多年创作积蓄的结果，“不吐不快”。

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至今，饶晓志、任素汐、章宇、潘斌龙等原班创作人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续作。饶晓志说，“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无数普通人在逆境中的选择”，是他们决定在“无名之辈”主题下续写故事的初衷。《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中，主角陈三金是一个跌入命运谷底的外贸“小老板”，在一场真人秀式的骗局中，他被推入荒唐又真实的

陪我长大的经典动画

那个夏天看《葫芦娃》的场景

安徽省蚌埠市 徐玉向

知了猴在杨树叶间划破午后的寂静，那台正放着《葫芦娃》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像块磁铁把整个村子的孩子都吸引到了泛着雪花的屏幕前。汗津津的胳膊挨着胳膊，谁的蒲扇在机械地摇，扇起的风里飘着痡子粉的味道。

蛇精现身时总伴着电流杂音，她的金钗在荧屏里一闪，柜台上装萤火虫的玻璃罐就被我们碰得叮当响。二娃的千里眼穿过石壁那集，金牙突然指着屏幕角落喊：“看！那有个蝎虎子！”二十几个小脑袋立刻凑成朵向日葵，直到片尾曲响起才发觉脖子已经僵住。

水娃吐浆救火那场戏，整个堂屋蒸腾着孩子们的惊叹。荧屏里的清流漫过山崖时，没人舍得眨眼。后来我们在场上模仿这招，先是举着竹筒水枪乱射，水柱还没喷到稻草

堆就软趴趴地垂下来。小坡不服气，跳上碾场的石碾，又腰喊：“看我的！”结果一泡尿滋出老远，在夕阳底下画了道金灿灿的弧线，惹得我们笑滚在麦糠堆里。

如今4K画质里的蛇精鳞片纤毫毕现，却再难复现当年从雪花屏里辨认妖精时的紧张。那个夏天我们轮流扮演葫芦娃，小坡总抢着当力大无穷的大娃，却在下河救人时发现自己的力量只够抱起一只西瓜。而真正像金刚葫芦娃的倒是瘦小的钢头，洪水来时他抓着树枝救起了邻家小妹。

记忆里总卡在下集预告的胶片，如今想来竟是温柔的留白。就像总在关键时刻停电的傍晚，未竟的故事在煤油灯下被我们续写出千百种可能，每个版本里，七色葫芦都准时在夕阳最浓时亮起光芒。

“因为我也是‘无名之辈’”

任姍姍 徐庆怡

困局。困境与偏见、挣扎与选择，陈三金用自己的选择来破解。饶晓志希望电影带给观众的不仅是视听“爽”感，也有思考与回味。

“每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网络会放大对一个人的批评或者褒奖，而这会产生一个又一个误会。人是复杂的，我们定义一个人、一件事不该只凭瞬间的表象。”饶晓志担心的是，在不缺乏表达与观点的网络时代，独立思考和个人判断的缺席。“我们习惯从评论区、弹幕里找判断依据，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外包给他人，需要倾听，也必须消化。”一场面试里不去扶倒下的水瓶，被定义为冷漠；一段感情中一时的迟疑，被定义为不负责任……“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平台，不该放弃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我内心的尺度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饶晓志有两份履历。作为戏剧导演，他的代表作有话剧《你好，打劫！》《你好，疯子！》等，获得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奖。作为电影导演，他的代表作有《无名之辈》系列电影、《人潮汹涌》《万里归途》等，其中《万里归途》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一边是戏剧舞台，一边是光影世界，他努力拓宽题材边界，也积累了更多与现实交锋的经验。电影《万里归途》以真实事件为背景，展现我国外交人员在撤侨中的使命与担当。典型的主旋律叙事，却没有片面化、简单化、口号化，而是“写”出人物内心的真实与复杂。他感谢戏剧舞台的滋养，“有时候剧本改不下去，就随手从书架上取一本契诃夫的作品，从那里面找找灵感。”他钟爱现实主义，但不拘泥于现实就谈，愿意用荒诞的形式包装现实的命题，用黑色幽默反衬苦涩背后的那些坚守。

他的镜头始终关注着那些没有名字的小人物。“因为我也是‘无名之辈’。”饶晓志回忆，自己在县城长大，从一个不被看好、怀揣戏剧梦想的青年，成为一个导演，就是一个无数次“写、再写、改写”自己人生剧本的过程。“我的父母不从事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做这一行没有安全感。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长夜将尽》获得评委会大奖，我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饰演男主角，某种程度上，我也打破了我的剧本。”

在《无名之辈：否极泰来》之后，《无名之辈：意义非凡》将在年底与观众见面。“无名之辈”的故事从浙江义乌出发，辗转泰国、意大利，一步步把小人物的命运放进更宏大的叙事中。义乌这个世界小商品之都，也成为地球村的隐喻，每一盏灯泡、每一个订单，都可能带来人物的命运流转。“打破自己的人生剧本，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饶晓志说。

不断更新的艺术生命力

张杭

展演季的学术单元，“戏里戏外话经典——经典剧目与新时代戏剧创作”研讨会于4个主题剧目的历史演进、现当代创演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邀请8个展演剧目的主创畅谈体悟。能够被广泛认同且被后世不断改编演出的经典戏剧作品，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情节上极具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二是在主题上关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而跨越时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同时，经典戏曲总是在不同时代被较多剧种改编、演出。在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上，创作者从守正与创新两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思考。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主演俞玖林一直记得作家白先勇提出的“尊重传统但不因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的理念。福建艺术研究院专家黄文娟、梨园戏表演艺术家曾静萍都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梨园戏剧作家与艺人的严谨态度，使得《陈三五娘》的“戏改”版和古本均得以传承。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涂修谈到，尽管田汉的《白蛇传》文本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川剧《白蛇传》始终保留了本剧种传承下来的神话叙事和表演特色。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赵建新在对《赵氏孤儿》的研究中发现，当代创作者聚焦于程婴妻子的态度以及程婴舍子、赵武弑“父”这3个伦理困境，提出现代意味的人文关怀，而这些恰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中被忽略的部分，但经典依然有其不可更改的核心戏剧行动的规定性和原初伦理的正当性，这是后世改革者需要重视和尊重的。

“经典的诞生——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文献”展览是中国剧协戏剧文物文献专委会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展览。通过剧本、曲谱、舞美设计图、戏单等文献实物，不难看出，中国戏剧在其璀璨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众多经典剧目，都有观照时代的能力。经典剧目本身所具有的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与一代代艺术家形成的创造力相结合，催生出属于每个时代的艺术生命力。中国多姿多彩的各戏曲剧种艺术，也不断从经典剧目中获得灵感，改编重塑，从而使经典流播更加广远。



图为展演季闭幕演出剧目粤剧《白蛇传·情》剧照。

张杭供图

红色戏剧的集体回响

王莅媛

从《铁流东进》到《红色的起点》，一票难求；从《三湾，那一夜》到《抗战中的文艺》，备受关注……红色戏剧正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将观众吸引到剧场之中，共同触摸历史脉搏，聆听岁月回声。

“一票难求”的背后，是作品自身品质的厚积薄发与艺术表达的创新突破。今日之红色戏剧已非简单化、脸谱化的再现。文艺工作者们正在以对历史的深沉敬意和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将革命故事讲得有血有肉、深情动人。无论是《铁流东进》中那支铁血部队在炮火中不屈前行的壮烈，还是《三湾，那一夜》聚焦伟大转折点所展现的惊心动魄，抑或是《红色的起点》那极具先锋气质的舞台表达，这些剧目都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深邃挖掘与精神高度的真实呈现。当历史洪流中的个体抉择、信仰力量被细腻而震撼地铺陈于舞台之上，其感染力便能直击观众心灵深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同仰望矗立在民族精神航道上的巍峨灯塔，其光芒穿透岁月，在全社会激荡起强烈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在当下，剧场里的红色剧目不只具有艺术产品这单层含义，更成

红色戏剧的集体回响

王莅媛

为公众追溯民族来路、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寄托。

这股热潮由年轻一代积极引领。Z世代观众主动踏入剧场，在艺术的震撼中追寻个体与宏大历史叙事的联结。《红色的起点》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绝佳注脚——它没有依赖任何明星光环，中国国家话剧院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以充满锐气与热诚的表演，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剧中，当代青年演员演绎百年前同样年轻的革命先辈，同样的青春热血在舞台上激荡共鸣，完成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跨世纪精神对话。

这是时代精神召唤下的集体回响，更是一代年轻人在民族记忆的重大节点主动“寻根”的生动见证。当2025年的我们坐在剧场中，观看《抗战中的文艺》如何展现烽火硝烟里的文化坚守，那不仅是对80年前胜利的缅怀，更是对民族精神韧性的一次当代体认与传承。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回响中，在每一双年轻的眼睛里，民族的精神血脉正以艺术之名，再次开始强劲的搏动。